

年货『晒』在屋檐下

□马朝虎



进入农历腊月,年味就浓了起来,在微信朋友圈,大家纷纷把置办的年货“晒”出来,琳琅满目,种类齐全,隔着屏幕都觉得喜气,我不由自主地点赞评论。

以前,没有网络,没有手机,更没有微信朋友圈,进了腊月,人们就把年货“晒”在自己家的屋梁下。那时候,大家住的基本上是砖木结构的平房,屋梁上钉有许多铁钉,家家户户习惯于把食物悬挂在屋梁下,一来,透风,食物不容易变质;二来,可以防老鼠;三来,也是为了防家中贪嘴的孩子偷吃。

刚开始,屋梁下悬挂着的,也就是几只竹篮子,里面装着花生、芝麻,还有番薯干,一点不惹眼。再过几天,屋梁下开始出现面条、年糕……某一天,当我跨入家门,不经意一抬头,看到悬挂在屋梁下的年货时,不禁惊喜地大叫一声:“啊,要过年了?”父亲和母亲的脸上,也一扫以往的严肃和疲惫,露出难得的笑容。

腊月廿三供过“灶王爷”,屋梁下的年货更加丰富了——开膛破肚的鸡、鸭、鱼挂上去了,糯米团、油豆腐也挤进去了。最后,年初养下的大肥猪也被宰掉,一刀又一刀的五花肉,还有猪头、蹄膀也登堂入室,悬挂于屋梁之下……

在年货下进进出出,看得到嗅得到却吃不到,口水在我嘴巴里波涛汹涌。母亲见我如此煎熬,会轻轻地拍一下我的后脑勺,说:“看把你馋的,再等上几天,就可以放开肚皮吃了。”

那段日子,左邻右舍不管有事没事,变得特别喜欢串门,东家进西家出的,刚进门,就把头高高仰起来,其实是想看看别人家的年货置办得如何,然后聚在一起,揉搓着发酸的脖颈议论纷纷。有的说“老张家今年的年货不简单,咸带鱼有扁担那么长”,有的说“老王家年货也不赖,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只野山羊”。

那年,邻居刘大伯的大儿子在上海当兵,春节前给家里寄回了两斤大白兔奶糖。那时候,也

只有家庭条件不错的人家,过年时,才舍得买上几颗大白兔奶糖解解馋。不少女孩子,还专门收集大白兔奶糖糖纸,平斩斩地压在课本里,不时地拿出来看一看、嗅一嗅。为了让大家知道自己家有这样的好东西,刘大伯把大白兔奶糖拿红纸包了一层又一层,用毛笔在外面写上“上海产大白兔奶糖”八个歪歪扭扭的大字,然后把它悬挂在堂屋最显眼的位置上,引得我们这些小孩不时溜到他家里,咽着口水偷偷地看上一眼。

平常,谁家里有点好东西,都藏着掖着,生怕被人知道,但到了过年,就变得特别地显摆。屋梁下悬挂的年货,是人们一种幸福的炫耀。

记得有一年,邻居吴大妈高中刚毕业的儿子出了车祸,欠下了不少的外债,都快大年三十了,大家看到,吴大妈家的屋梁下依然空空荡荡的。于是,有的给吴大妈拎去一串油豆腐,有的给吴大妈捎去一包冻米糖,有的给吴大妈拿去一刀腊肉,我母亲也让我给吴大妈带去了一条大草鱼……这样一来,吴大妈家的屋梁下也多多少少挂上了一些年货,也多多少少有了一些过年的喜气。

终于,大年三十到了,母亲把悬挂在屋梁下的年货取下来一部分,在厨房里一阵蒸、炒、炸、熘,没一会儿,一桌色、香、味俱全的饭菜就摆上了桌子。尽管一年来辛苦劳作,尽管一年来苦熬苦撑,但一家人能够吃上这么一顿丰盛的团圆饭,感到十分的幸福、喜悦和满足。

正月里来是新年。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,亲戚来拜年,邻居来走动,屋梁下悬挂着的年货,被一样一样地取下来,变成招待客人的美味佳肴……

我又开始期待年货悬挂满屋梁的日子。春去春回,生活就像一场循环往复的旅程,年是其中最热闹的一站。热闹过后,该上班的上班,该上学的上学,该踏上旅途的,就收拾了行李,奔向远方。

冻米糖里的年味

□方秀枝

记忆里的冻米糖,是寒冬腊月灶膛里噼啪作响的柴火,是母亲呵出的白气裹着的麦芽香,是父亲冻得通红却稳稳摇晃豆腐架的手。它不仅仅是一块糖,更是迎接新年的一种郑重的仪式,是贫瘠岁月里最丰盈的清甜。

腊月廿七八,天还没亮透,父母亲就把红薯分拣到竹筐里,挑去河埠头清洗。寒风凛冽冰水刺骨,父母手指冻红冻僵了,放嘴边轻轻呵口气又继续搓揉。洗净的红薯挑回家,削掉皮去除黑点,用清水再冲洗一遍,倒入大铁锅用旺火蒸熟。这时,父亲拿起锅铲用力上下翻动捣碎红薯,直到成为糊状,舀起放入木桶,撒上自制晒干的小麦芽,搅拌均匀,再盖上厚厚的麻袋,让它们发酵。看着那粒粒淡黄色的麦芽,它似乎不是调料,而是糖分悄然苏醒的密语。

发酵好的红薯汁要筛浆。父母亲把十字形豆腐架,悬挂在从屋梁吊下来的钩子上,豆腐架的四孔内固定好一块大纱布的四角,下面放置木桶。浆汁舀进纱布,父亲轻轻晃动架子,姜红的汁水便汩汩滴落,像冬日里缓慢流淌的暖河,冒着热气。父亲一边晃动着豆腐架,一边专注地看着纱布里流出的薯浆,生怕浆汁溅到桶外。

接着是熬制糖稀,筛好的薯浆倒进大铁锅,灶膛里架起棒子柴,大火烧沸。父亲在灶下添火,妈妈站在灶台前掌握火候。我蹲在灶边看,看沸腾的汁水由稀薄渐渐变浓稠,看火苗从旺转柔到变得越小,看母亲用锅铲挑起一缕糖稀,拉出细长金丝,在昏黄灯光下泛着琥珀光——那一刻,年,就真的来了。

冻米、芝麻、花生早已备好,糖稀一出锅,全家便围拢过来。哥哥们挽起袖子抢着搅拌,我踮脚递碗,母亲喊着“快!再快些!”——慢一秒,焦味就钻出来;迟一拍,糖就凉了散了、黏不住了。热糖裹住冻米

的刹那,是整年最紧张也最欢腾的时刻。它被压进木制方框架内,方框内的金黄麦芽糖和冻米花生混合在一起,捶打成平整的板块,即使煤油灯再昏暗,也遮不住它发出黄灿灿的光,挡不住它散发着诱人的香气,整个屋子都是香香甜甜的味道。

等它彻底凉透,父亲执刀,刀锋轻落,方框内一道道的长条匀称地排开,再轻轻取出一条,随着“咔嚓咔嚓”声,一个个小方块糖齐整列队而出。我和弟弟早迫不及待伸手就抓,咬一口,脆响在齿间炸开,糯米的韧、芝麻的香、麦芽的醇、花生的酥,全在嘴里化成一股暖流,直抵心尖。那香甜的味道在口中散开,幸福的笑容溢满了我们的笑脸,因为一年才能吃到一回这么甘甜的美味。那甜,不是舌尖的,是心尖的;不是一年一回的零食,那是一年一回的笃定——原来人间最踏实的欢喜,就藏在这块小小的金黄的糖里。

后来糖被装进洋铁罐,盖子一扣,年味就封存住了。我们就踮脚数日子,数鞭炮响几声,数谁家先来拜年,想着母亲端出冻米糖时客人眼里一闪的光。过年了,门外的鞭炮声声,屋内的客人频频,客人不仅仅是亲朋,更多的是乡邻,左邻右舍同村的人,都家家户户走动拜年,你到我家我到你家。客人道一声过年好,送一句新年吉祥的祝福!主家热情招待,端出冻米糖,它被递到左邻右舍手中,被夸“甜得正、香得厚”,被孩子偷偷掰下一角含在嘴里舍不得咽……

原来年味从不喧哗,它就在这递糖的手势里,在这咬糖的脆响里,在这一家人围灶而忙、围糖而笑的寻常烟火里,那种香甜,一直弥漫。我们小孩子最在乎的是那香喷喷的脆糯的冻米糖,它在我们眼里,就是过大年,就是最美最甜蜜的年味。它是我舌尖上的年,更是我回望时,满屋的欢喜,满堂的祥瑞,和永远温热的故乡。



资料图片。